

# 難忘的往事（下）（本文插圖刊第61頁）

● 鄭貞銘（香港時報董事長、中國文化大學教授）

## 服務教授倡導學術

青工會成立，對於教授的服務與關懷，也極重視，對於學術研究的提升與倡導，也不遺餘力。

往昔每屆春節，先總裁蔣公介石總會在國父紀念館主持教授年會，聽取意見。以後因為教授人數逐年增多，所以改為分區舉行，由中常委代表中央，前往各地主持，教授們備感溫馨，也有機會對黨中央建言，並獲得重視。

在倡導學術方面，中央青工會對於政治、經

濟、社會、法律、中國通史、大眾傳播、國文、英文等學科教學水準的提升極為重視，經常舉辦學術座談，邀請名家發表論文，交換心得，而對於三民主義與社會科學的結合，更是提倡得不遺餘力，青工會曾經邀集學者，策劃叢書，這一套

有一年，我建議籌辦大眾傳播教學研討會，獲得主管的採納。於是教育部、文工會、新聞局，省市新聞處等單位都全力支持。溪頭的這項集會

負責人濟濟一堂，並分報業、廣播電視、公關廣告等組分組討論，獲得極為寶貴的結論，新聞界大老馬星野並在會中主持綜合討論，決議成立大眾傳播教育協會，並由筆者擔任祕書長。

那個時候，民間團體的成立頗費周章，因此在內政部、教育部、社工會、文工會、青工會間不斷協商，終於成立了中華民國有史以來的這個新聞教育組織，並由馬星野先生擔任理事長，囑由筆者擔任祕書長，以後徐佳士先生與筆者並一度分任副理事長。

筆者很高興使大眾傳播教育協會白手成家，並推動了許多研究計劃、學術討論、講習訓練、會員聯繫、座談出版，並接受政府機關如文建會、新聞局之委託，辦理許多活動；大眾傳播教育協會一度是國內最活躍的學術團體之一，並受教育部與內政部之頒獎鼓勵，認為是表現最卓越與最富貢獻之社團之一；對於艱苦耕耘的成果，内心確有一份欣慰與滿足。

出版刊物振聾啓瞞

藉由文化出版，以樹立現代青年的正確觀念，也是青工會極為重視的工作。民國六十八年，國內正值言論分歧、思想混沌之時，筆者奉命創辦黃河雜誌，以導正言論方向，樹立正確的民主觀為使命。

記得從正式受命到出刊，大約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而人手、財力均缺，令筆者頗有「巧婦難爲無米之炊」之歎，好在青年人一股不怕難、不服輸的精神，終日奔波，日以繼夜也不以為苦。

「黃河雜誌」創刊了，在當時言論市場上極受矚目，並被視為執政黨一份開明而又兼具理性與感而為社會所關切的主題舉辦座談，每次所座談的結果都極受新聞界的重視，大幅報導的結果，更增加了「黃河」的份量與聲望。

「黃河」初創時關切的焦點以政治為主，而我也十分大膽，經常邀請一些當時敏感性的人物參與座談，例如黃信介、張俊宏、康寧祥等先生，都曾是我們邀請的對象，而受社會推崇的人物，如陶百川以及民社黨、青年黨的重要負責人王世憲等也常是我們的座上客。

(下)事往的忘難

「黃河」的工作同仁都是極優秀，富理想的年輕人，經過「黃河」的訓練，如今活躍在新聞界的如自立早報前總編輯吳戈卿、聯合報政治新聞組召集人寇維勇、台灣新聞報專欄作家王精誠以及仍在青工會服務，以黃河水為筆名的黃重憲等，都是「黃河」成長中的功臣！

青工會另一份刊物——自由青年，已經有四十年以上的歷史，許多優秀的文學工作者，當年都由「自由青年」所培養，及至青工會接辦「自由青年」後，再經過細心的策劃，認真的編輯，完全以培養年輕人健全人格，着重人文思想，極富可讀性的形式出現，使「自由青年」面貌一新；而當年在「自由青年」耕耘的現任民生報總編輯夏訓夷、正中書局副總編輯鍾惠民等，都對「自由青年」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青工會的歷任主管，都十分重視叢書的出版，所以經過筆者建議，又成立嵩山出版社，出版了不少有益青年身心的好書，而對於青年民主政治的修養與法治觀念的培養，尤其是我們重視的出版方向，其中如「中國的出路」、「青年與參與」、「自我的躍升」、「隱瞞與坦誠」等書，都曾經暢銷一時。

## 努力工作忘記疲勞

在出版叢書的過程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一

件事是：民國六十八年，正當立委競選活動如火

如荼進行中，現任總統李登輝先生的公子李憲文，也參與了我們的工作，當時他為了表達對李鍾桂女士的敬重，曾自告奮勇地要為她作競選宣傳。

競選激烈之時，我們經常工作到凌晨二、三點，甚至有時要通宵，但年輕人的熱誠，祇知道努力工作，忘記了疲勞，工作場所中經常洋溢着伙伴們的笑聲，從無叫苦或抱怨，而憲文君就是其中最合作，也最認真的一位。

有一回，新出籠的宣傳海報正待發出，憲文君自告奮勇要去張貼，因為那個時候他還在中華日報記者，又是文化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工作之餘已經十分疲憊，我們勸他憇息，但是他却十分堅持，深夜到台大校園張貼時，他被警方疑為不良少年，在警局加以詢問，他沒告訴警方他是當時台北市長李登輝先生的公子，因此一直到凌晨才予釋放。

憲文君回來訴說這段經過，正像講述冒險故事一樣，充滿緊張與刺激，大家談一回、笑一回，工作場所充滿青春的笑聲，大家從不計較工作之報酬，年輕人所享受的是參與的快樂，與對國家社會付出的貢獻與力量，物質的酬勞算什麼？

養「士」應為萬民之首

個人在大學校園任教廿餘年，深深感到中國傳統文化中何以一直以「士」為萬民之首，士何以「以天下為己任」，那就是因為知識份子對國家社會負有較重大的責任，而社會也對知識份子有極殷切的期望。

但，一個知識份子的養成，是不容易的，一個大學生在校期間，確實應以追求知識，開拓視野為第一要務；自由思想與校園民主誠然是今天大學的風尚，但如何在自由民主的學風中，逐漸

培養負責盡職的性格與習慣，在循序漸進的學習中奠定知識基礎，這是大學最重要的基本目標與方向。

以校園的言論自由而論，自然有益於校園主與學術發展的成長、茁壯，但是個人近年來一直提倡，校園的成員既係以追求知識與學術研究而結合，則任何舉措均應以學生的身心健康為首要考慮。因為言論自由的基礎在建立強烈的道德心與社會責任感，因此言論自由尤應成為社會的榜樣；我主張，校園的言論自由應建立在妥善的輔導制度與意見溝通上——如此既有法理的基礎，亦有倫理的愛心，不僅不致陷入情緒化的爭議，更進而產生師生間智慧相激相盪的教育效果。

執政黨的青年工作，幾十年來一直以透過學術倡導，以奠定國家億萬年之基礎；以透過溝通，使青年的知識力量，蔚為國家建設的洪流；以透過文化傳播，增進青年對政治現狀與政府政績的瞭解，這項工作，既重要而又神聖，我有幸在其間作了十年的參與，也貢獻了棉薄之力，這將是我生命史中，極可回憶的一章。

訂閱中外雜誌購買中外文庫及購買合訂本請撥電話五〇六五三一一·五〇八四二〇六或寄郵票或將書款存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  
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